

美洲国家组织的现状和前景

曹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加强对西半球的控制，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入”为由，对泛美体系进行改组。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国家关于维持大陆和平与安全会议上，美国策动美洲国家缔结《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又称《里约热内卢公约》或《里约公约》），结成西半球军事联盟。1948年3月30日至5月2日在波哥大召开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在里约公约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泛美联盟进行改组，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泛美体系的常设机构。可见，美洲国家组织是冷战的产物。

美洲国家组织自成立之日就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是已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蓄意扩张和控制西半球的野心；一是拉美国家谋求团结自强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也就是说，美国想利用该组织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拉美地区的全面控制，推行其霸权政策。而拉美国家一方面确曾抱有通过这一组织维护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它阐述自己的意见，联合起来限制美国的霸权扩张并获得自己急需的援助。这一组织成立初期，在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虽然也为和平解决拉美国家之间的争端发挥过积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在美洲事务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它长期以来基本上充当了美国反共、反民主、镇压人民革命和推行霸权政策

的工具。

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洲国家组织不断扩大，成员国从原有的二十一个发展到如今的三十二个。但同时，这个曾在战后二十年中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西半球政治军事集团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演变。本文拟对美洲国家组织的现状、造成当前困境的原因，及其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和预测，希望能对研究拉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拉关系的演变有所补益。

美洲国家组织前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1983年11月在第十三届年会开幕式上指出：“应该承认，美洲国家组织对影响美洲现状和决定美洲未来的许多重大事件，一直采取脱离或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中美洲和加勒比人民面临的严重问题，美洲国家组织经常置身度外。”这段话概括了美洲国家组织当前的状况。

美洲国家组织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自四十年代成立以来，它从未象现在这样软弱无力。目前，它既不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得不到大多数成员国的信任，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和凝聚力。危机的集中表现是，美洲国家组织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规定，它的性质和目的在于“获得和平与正义的秩序，促进美洲国家的团结，加强合作并保卫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美洲国家组织一直把维护“共同利益”、加强“泛美团结”、共产主义与美洲“意识形态不相容”等泛美主义思想理论作为它的政治基础。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最后决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或任何极权主义的政治行动都是与美洲自由的观念不相容的。第十届美洲国家会议（1954年，加拉加斯）通过的《维护美洲国家政治统一、不受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也公开声称：任何美洲国家的政权如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便构成对所有美洲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威胁，给美洲和平带来危险。第八次外长协商会议（1962年，埃斯特角）决议更明确表示，美洲国家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与共产主义集团的结盟，都与泛美体系不相容，是对西半球统一和团结的破坏。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被颠覆，以及古巴被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等事件，都是以上述原则为依据的所谓维护“泛美团结”的“共同防御行动”。这些反对民主、反对进步的行动暴露了美洲国家组织赖以生存的理论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这些论调不过是“门罗主义”的翻版，是美国要永远控制拉美，镇压民主力量的代名词。

事实证明，美洲国家组织的建立和存在基本上是以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为前提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拉美国家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它们所面临的主要不是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而是它们各自的民族利益和美国的霸权利益之间日形尖锐的矛盾。因此拉美国家要求奉行反映其民族利益的、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冲破美国通过泛美体系强加于它们的某种禁锢，扩大和整个世界的交往。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作了某些修改。通过“意识形

态多元化”原则，取消对古巴的制裁等，表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原则已经失去意义。这种变化正是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固有矛盾的发展。

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彻底暴露了“加强泛美团结”、“维护共同利益”的虚伪性。马岛冲突发生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宣称：“对我们的英国盟友，我主张给予一切军事援助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因为，加强我们在西欧的影响，比屈从于里约条约重要得多……这会有助于加强我们对整个拉美大陆的控制。”这一席话一语道破了美国多年来大肆鼓吹的“美洲大家庭”、“共同利益”、“泛美团结”等论调的实际含义。正如厄瓜多尔《信使报》所评论的：“泛美主义根本不存在，它只是用来对付那些为争取社会和经济独立而战的人民”。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是平时时期美洲大陆签订的第一个军事条约。条约明确规定，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在遭到“侵略”时，应一致行动，“集体防御”。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美洲国家组织不止一次依据上述条约对其成员国进行干涉和制裁，1965年集体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就是例证。然而，在马岛战争中，当一个美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真正受到西半球以外强国的侵犯时，美国国务卿黑格竟要求阿根廷单方面撤军，并声称在《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中讨论马岛问题“是不合适的，也是没有成效的”。1982年4月28日，美洲国家组织会议通过的九点决议仅限于敦促英、阿停止敌对行动，和承认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决议根本没涉及应对英国采取集体行动，对英国的武装入侵和美国对英国的偏袒也只字未提。相反，美国政府却公开宣布站在北大西洋盟国一边，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并对阿根廷实施一系列制裁。在美国的大力支持和纵容下，5月1日英国飞机轰炸马尔维纳斯群岛，致使英、阿冲突升级。在应阿根廷政府的要求召开的里

约公约第二次会议上，除通过决议重申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呼吁成员国向阿根廷提供援助，谴责英国对阿根廷发动的“非正义的、以强凌弱的进攻”外，第一次通过了一项谴责其最强大的成员国——美国的决议，要求美国撤消它对阿根廷采取的制裁措施，恪守《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所确认的大陆团结的原则。既然美国在马岛危机中决心牺牲拉美国家的民族利益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公然违背它在《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中承担的义务，那么拉美国家还能对美洲国家组织抱多少希望呢？

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不自今日起。据苏联拉美问题学者凯得罗夫统计，在美洲国家组织的重要机构中，美国的提案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对。1948—1960年间，美国关于“冷战”问题的提案有20%遭到反对，1961—1974年间，这一百分比上升到33.3%；涉及政治、法律和安全等问题的提案，遭到反对的百分比由30%提高到72.2%；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提案，由37%提高到40%；有关程序和其他问题的提案由23.1%提高到46.7%。美洲国家组织各机构的工作人员中，美籍人员所占的比例也从1953年的53%降至1975年的17%。^①最近二十年来，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拉美民主力量的增长，美国在泛美体系内遇到了更严重的挫折。例如，1973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原则和改组泛美体系的决定。1975年，在美洲国家组织第十六次外长会议上，决定撤消1962年开始实行的对古巴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允许每个成员国按照各自的意愿和方式，自由地与古巴保持正常关系。同年1月，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谴责美国实行不平等贸易法的决议。常设理事会特别会议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任意提高50%的食糖进口税是经济侵略行为。1978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通过制订跨国公司行动准则的指

导方针，对跨国公司在拉美各国的活动规定了限制性原则。1979年6月，卡特政府要求成立一支泛美和平部队，干涉尼加拉瓜内政的提案，遭到美洲国家组织第十七次外长协商会议否决。1982年，美国在马岛危机中的亲英立场受到拉美国家的严厉谴责。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既得不到美洲国家组织也得不到加勒比共同体的支持，等等。

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矛盾日益明显，以格兰德河为界的南北双方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马岛事件给美洲国家组织造成了深深的裂痕。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卡拉索评论说，在马岛冲突之后，美洲国家组织失去了它最主要的条件：本半球的统一。美洲国家组织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无法统一美国同拉美国家的立场，作出有代表性、有约束力的决定，因而它在美洲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

1981年8月28日，墨西哥和法国把两国就萨尔瓦多紧张局势签署的联合公报直接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一位墨西哥国际问题学者认为，墨西哥和法国开创了对美洲国家组织不信任的先例。他说：“如果说直到197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之前，美洲国家组织依然可以作为讨论美洲重大问题的讲坛的话，那么，从那时起，这个组织就仅仅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了。”^②

1983年1月，为寻求有效途径缓和中美洲地区紧张局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四国组成了孔塔多拉集团。在1984年11月美洲国家组织第十四届年会上，拉美面临的两大问题——债务和中美洲危机，实际上没被列入会议议程。上述事例说明，拉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解决本地区的重大问题已经不再寄予多少希望。

① (苏) A. I. 凯德罗夫：《拉美国外交的新趋势》，1979年莫斯科版。

② 昆卡·布雷尼：“墨西哥——法国关于萨尔瓦多声明的反映”，载《墨西哥外交政策丛书》，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1984年第1期。

二

六十年代以来,在导致美洲国家组织日趋松散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国际地位的衰落以及作为第三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拉美国家的崛起。

(一)最近二十年中,拉美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深刻变化。觉醒了的拉美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及受北方强邻剥削、压迫和欺凌的现实,从而增强了它们逐步摆脱美国控制、争取独立自主的意识。拉美国家日益重视自身的团结,主张集体自力更生,加强相互之间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科学诸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六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成立了不少排除美国在外的涉及外交、经济、贸易、金融、资源、交通、科技等许多方面的拉美一体化组织。它们在促进本地区经济贸易发展、加强互相合作、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69年,二十一个拉美国家签署了著名的《拉美协调一致宪章》(又称《比尼亚德尔马协议书》),整个拉美在基本经济问题上第一次针对美国采取了共同一致的立场,强烈要求维护主权利益。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也努力发展对外政治和经济联系,使对外关系多样化。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生活,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内,拉美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增强,不再充当美国的“表决机器”。1974年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共同倡议制订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市召开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1982年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新的海洋法;1982年11月,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根廷和另外十九个拉美国家提出的联合建议,要求阿根廷和英国尽早恢复谈判,以便和平解决关于马岛主权的争

端。迫于压力,美国不得不投了赞成票;1983年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由尼加拉瓜等国提出的立即从格林纳达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美国又一次坐在被告席上。

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它们与美国以至整个世界的关系。美国的“半球封锁”已经被打破,无论是《门罗宣言》还是《波哥大宪章》都不能永远使这块土地与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相隔离。作为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美洲国家组织在西半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

拉美国家清楚地看到,美洲国家组织的一切机构和活动,尤其是那些军事防务和政治活动,无一不是为美国利益效劳的,从而不再把它看作为维护大陆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与进步的机构。

(二)近二十年来,美国在拉美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绝对优势开始走下坡路。随着拉美地区亲美独裁政权的垮台和各国民族民主力量的壮大,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越来越软弱无力,它在泛美联盟中的主宰地位正在丧失,处境十分孤立。为顺应形势,美国不得不调整对拉美的政策,美国专家学者也纷纷劝诫政府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早在1976年,以利诺维茨(曾任美国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为首的美国—拉丁美洲关系委员会,就发表了关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报告书,提出应对拉美采取“新方针”,在美—拉关系上“抛弃建立在统治和的家长作风基础上的过时政策”,“充分尊重”拉美各国主权,“容忍各种政治和经济形式”,在泛美关系中排除公开的和隐蔽的干涉,停止对古巴的孤立政策并恢复与该国的正常关系,等等。这些意见无疑对政府作出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前,美国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利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来保持它在拉美的地位和利益。这一方针必然使美国在泛美体系内部的政策和活动发生

相应变化。

另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过去一直强调的“共产主义威胁”、“共同防御”等危言耸听的蛊惑宣传已不再能蒙蔽拉美国家的视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身也对这个组织失去原有的重视，甚至要求改革该组织的财政援助制度，以便摆脱自己“无限期”支付该组织三分之二预算的负担。

三

国际组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相互协调的产物。当这些条件发生根本变化时，这些组织本身也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才能适应形势和各方利益的需要，否则，就将失去生命力。当前，美洲国家组织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在它的面前将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美洲国家组织彻底改革。

大多数拉美成员国经过长期思考认为，美洲国家组织前途的最佳选择，是对其基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及宪章和条约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这样才能使它获得生命力和有效地进行工作，并达到美—拉双方在权利和实际利益上的相对平衡。

但是，这个设想的可行性很小。因为彻底改革意味着要改变美国赋予美洲国家组织的反共反民主的性质；意味着这个组织不能继续充当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意味着要否认美国对拉美的霸权和控制。这种触犯美国在该组织中的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遭到美国的激烈反对。况且，尽管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走向衰落，但不可否认，它在泛美体系中依旧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截至目前，美国一直承担着美洲国家组织日常经费的66%，并为这个组织的各项计划和机构提供资助和补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的活动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美洲国家组织在制定纲领和政策时，美国的

态度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显然，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和立场的对立决定了美洲国家组织不可能实现真正彻底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所有成员国都享有同等权利，获得相同利益的机构。因为，“在能否改变泛美体系实质的问题上，起作用的不是在体系内建立正规程序的愿望，而是美国和拉美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身。”^③

第二，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新的拉丁美洲国家组织。

对于这种选择，拉美国家议论颇多。在马岛危机中，许多拉美国家提出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新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机构。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认为：“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裂痕已经出现。美洲国家组织应该消亡，让位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组织”。他确信“这个新机构最终必将诞生。”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在1985年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应离开美洲国家组织，因为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利益相抵触……美洲国家组织应成为一个不受美国保护的纯拉美的组织。”

这种主张表明，拉美国家在对待美国和美—拉关系问题上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主张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仍然很小。因为自从门罗宣言发表之时起，美国和拉美就在安全与和平方面被看作一个整体。美国把自己视为新大陆的领袖和保护人。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价值观念和文化等方面长期处在只同美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封闭的世界之中。这种关系至今在拉美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仍留有深深的痕迹和影响。虽然拉美国家正在努力争取实现完全的独立和自身的发展，但是，历史形成的文化落后和经济不发达状况决定它们在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对美国

^③ 《美国—拉丁美洲的观点》，墨西哥经济研究和教育中心，1982年7月号，第76页。

的依附。事实上,多数拉美国家很重视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正如秘鲁前总理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指出:“因为我们拉美各国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依赖发达国家,许多执政者直接依赖华盛顿颁布的政策”。因此,拉美国家不可能立即把美国排除出泛美体系。

第三,美洲国家组织消亡。

美洲国家组织是否会象不少国际组织那样,由于完成了历史使命,或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被历史所淘汰,走向解体、消亡呢?这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客观上讲,尽管国际环境对美洲国家组织有很大影响,但这一冷战的产物却并未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而消亡。在这个组织中,已经破产的只是“大陆团结”和“共同敌人”等论调,而情形各异、又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和千丝万缕联系的组织实体仍然存在。从主观上讲,尽管这个组织没有多少号召力,也不能有效地工作,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解散这个组织。许多国家目前仍然需要这样一个几乎囊括西半球所有国家的地区性组织来协调立场,解决本大陆的某些问题。因为它们把它视为自身力量的联合体,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国际讲坛。在这里它们可以同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美国保持“对话”,可以共同努力遏制美国的霸权,对抗美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可以阐述自己对本大陆重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让全世界了解拉美的意愿并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同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可以增进理解、密切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尽管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对美洲组织怨声载道,但却没有一个国家退出这个组织。委内瑞拉前总统坎平斯的话道出了这些国家的意愿:“美洲国家组织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其中多数应归咎于它的最强大的成员。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有这个组织终究比没有要好些。”^④

对美国来说,它也需要美洲国家组织存在下去。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这个机构保持自己在美洲大家庭的领袖地位,继续奉行它干涉拉美事务的霸权政策;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它开展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等交流活动,改善自己的形象,改善它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不断巩固它的战略后方。同时,美国统治集团也没有放弃依靠自身实力和拉美右派势力的支持,恢复美洲国家组织反共反民主工具的职能。

看来,只要美洲国家组织还为它的成员国所需要,它解体和消亡的前景是不存在的。

第四,维持现状。

既然格兰德河南北双方都不希望美洲国家组织消亡,而又不可能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它的前景只能是维持现状。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苏联也在利用一切机会插手拉美事务,扩大自己在西半球的影响,但是,美国毕竟与拉美国家在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形势是分析、估计美洲国家组织的处境和活动的基点。正如委内瑞拉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伊拉里翁·卡多索评论的:“马尔维纳斯引起了一场震动,迫使我们去探讨和审查整个泛美体系。马岛事件清楚地表明拉丁美洲没有力量拉住美国,而华盛顿却有足够的力量把我们卷入东西方冲突之中。”^⑤

迫于拉美国家的共同压力,也出于本国外交政策的需要,美国会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洲国家组织会经历一些变革,对其组织机构、宪章条款和活动作某些不触及实质和美国根本利益的修改。拉美国家则会利用这个公开的政治舞台,就本地区和平、安全、进步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协调意见,加

(下转第53页)

④ 古巴《格拉玛报》1982年4月30日。

⑤ 伊丽莎白·顾曼:《马尔维纳斯:美国的背叛》墨西哥埃尔卡瓦伊托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

制造业部门特别是烟酒食品、纺织品、钢铁、汽车制造等四个部门的出口对进口的抵补率也有显著提高。1980—1982年汽车制造业出口对进口的抵补率为18.9%，1983—1985年上升到154.3%，同期钢铁业的上述比例由4.6%上升到57.8%。应该指出，上述进展是在经济衰退、国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更加展示出新外贸政策的活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新外贸政策的实施尚面临十分严峻的问题。首先，取消实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贸易保护政策，把受许可证制度保护的由八千一百种，一下减到六百零二种，最高进口税率由100%降到45%，势必造成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本国市场，其中包括国内已能生产的大量消费品，从而导致进口总额急剧增加。但是，出口的前景却并不乐观。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不高，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外贸赤字庞大，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的价格仍然很低，食糖、棉花、铜、锡、铅、锌等产品的价格低于七十年代的平均价格。石油价格在九十年代以前很难有大的回升。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虽然为开展多边贸易谈判拓宽了

道路，但是在多边贸易中，竞争十分激烈。墨西哥的出口商品能否大量打入国际市场，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急剧增加，是否会引起外贸新的严重不平衡，并导致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这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此外，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对中小民族工业将产生巨大冲击。墨西哥本国工业企业多数处于设备陈旧、生产率低的落后状态，要实行技术改造必需投入巨额资金。而目前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无法给企业以必要的扶植。所以企业的落后状态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进口自由化的政策，使民族企业的落后产品与外国进口的先进商品进行竞争，必然引起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国内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剧增。在这方面，智利就是一个先例，1980—1982年，破产的企业达一千六百多家，甚至连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民族企业也难幸免。其重要原因看来就是智利军政府过快地取消了对民族工业实行的保护政策。

因此，当前墨西哥调整外贸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调整的分寸。只有分阶段、稳步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使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避免出现新的动荡。

(上接第28页)

强团结，同美国抗衡，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改善经济环境。还应看到，拉美国家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开展活动将密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拉美国家间的合作，从而使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同美国抗衡的力量不断增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美洲国家组织的活动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贸易及科技方面的某些联系和活动也将得到发展。各成员国各行其是的倾向将更加严重。

美洲国家组织的历史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地区的所有重大事件，反映了美

拉关系的发展。的确，目前美国在拉美仍占有众多优势，拉美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远未根除，但是纵观这个组织的演变和兴衰，美国的霸权地位正日益走向衰落，而拉美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在这种形势下，美洲国家组织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还将继续存在下去。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组织内部两种力量的消长，代表拉美人民真正利益、促进拉美地区团结、发展和进步的拉丁美洲主义必将取代掩盖美国剥削、压迫和干涉政策的泛美主义。